

烟火色里的欢喜

今年的茶花只开了一朵,夜色里看去,好似花在陋邑不胜熏风。往年的初春时节,满树的花苞,满树蒸藜炊黍的喧腾气息。友人来小坐夸赞说:“这花开的,屋子里也添热闹了。”

记忆里,一树繁花烟视媚行、丰腴冶艳,像敦煌壁画里的唐代女子。因而倍加爱惜,施浓肥,灌重水,勤于呵护,直到某个清晨惊讶地发现门外残红遍地,叶片黯淡如黛,和着花瓣簌簌地飘落。请来花匠秦师傅诊治,发现株根已部分腐坏,他说这是肥水过甚的结果。唏嘘之下觉得爱某样事物不可以过极,有着平淡如常的欢喜便好。

说到欢喜,难忘《浮生六记》中沈复夫妇的生活:沈复好茶道却苦于经济窘迫,芸娘悉得荷花初放时,白天盛开晚间闭拢,便用小纱囊,撮少许茶叶,放在荷花心,第二天早晨取出,烹了雨水泡茶,香韵清嘉。这样有趣的小事信手拈来,沈复都不厌繁赘地记在了《闲情记趣》篇章里。乍看之下只当是记述江南士族文人家庭的市井趣事,细读细品才懂得字里行间如帘卷花香,处处都是对他妻子芸娘的感念与追忆。这个命懃的女子,她教艰涩的日月里生出了清暖欢喜的味道。

沈复的“记趣”贴合了《后汉书》:“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一句,文中显见清贫,却不闻半声怨言,只谈举案齐眉的生活乐趣。沈复成书在芸娘逝后,但通本可见芸娘的风采盖过沈复,显然其中有他对封建旧礼教的摒弃,他的深情令他和芸娘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风雅的夫妇。也许,他们的初衷仅仅是成就彼此最好的人间烟火色。

由此衍想到蒋勋先生曾说:一个身体,通过一切的宠辱,通过一切的爱恨生死,最后仿佛不断问自己:还可以少掉什么?还可以少掉什么?

正如拿着雕刀的工匠,面对一块石头,浮现出的是他生命印象里最深刻面容。那也是他精神皈依的画像。他于是以意念中的雕刀凿去宠辱,凿去嫉妒,凿去恨,凿去爱……直到他舍去了一切的所思所想,心无旁骛,兴刀而凿。最终,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平静欢喜的轮廓。无论众生能否体悟,到最后也是教人心生欢喜地生活。

这样的欢喜,矗立在汤汤尘世之中,沾染着渺渺烟火之色,却大气磅礴又沉醉多情。不妨细察,传世的不朽作品都有这样的特质。

诗
路
花
雨

市区
李名渊

登瀛茶座

南京
卢群

带你去看二月兰

带你去看二月兰
城东的大河边

一片又一片
装满了眼帘

带你去看二月兰
沿城而过的河
穿梭着来来往往的船
空载的总是开得快
但激起的浪花
却有气无力地消散在涟漪边
倒是吃水很深的
犁开长雁阵般的浪头
哗哗地拍打两岸
惹得二月兰
不由得站起身来

朝河流的远方
仔细摇看

带你去看二月兰
有风穿过这高高的林间
口罩遮住你的脸
却遮不住你的笑靥
油菜花是生活
二月兰是活出生活
喧闹与沉淀
就像大河边
长长的港湾
既接收奔波
又创造安澜
回眸的你
便是我心中的那一份
心安

坐在四月的暖阳下,一边喝着新茶,一边观赏翠竹,再在茶的香气中画几笔青山秀竹,多么美好啊!

氤氲在诗词中的茶香

古人有饮酒作诗的雅趣,亦有品茗吟诵的喜好。翻开古文学书系,几乎所有的诗人和词人,都与茶有着很深的缘分。

我国最早的咏茶诗,当为左思的《娇女诗》。“止为茶躋据,吹嘘对鼎立”,写的是顽皮女儿,鼓着嘴巴吹火助燃的可爱场景。生动细腻的笔触,彰显了浓浓父爱,写出了生活的烟火气。

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也是较早涉及茶文化的一首诗。诗中写了茶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写了巴蜀是中国茶文化的摇篮,发出“芒茶冠六清,滋味播九区”的感叹。“六清”为古时六种饮料,作者认为,这些饮料都不及茶甘美。可见,真爱茶了!

唐代,茶宴渐渐兴起,文人聚到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唱唱诵,许多的茶诗和茶文,便在这其乐融融的氛围中诞生。

《赠吴官》是王维送给友人的一首诗。当时正值盛夏,来访的友人大汗淋漓。王维一边以茶相待,一边微笑着吟道:“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空摇白团其谛苦,欲向缥囊还归旅……”诙谐幽默的语言,如徐徐清风,为友人带来一丝清凉。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出自杜甫的《重过何氏》。杜甫知识广博,一心想为国家多做贡献。可是他性子直,又缺乏应变能力,故仕途坎坷,四十岁时才谋到个小官。到任一看,没半点实权,这首诗就写于那个时候。看落日美景,品

浓浓香茗。貌似闲云野鹤,实质是感叹和无奈。

宋代苏东坡对茶的嗜好,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他诗中多有体现。“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写睡前一杯茶;“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写起床一杯茶;“簿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写办公时要有茶水相伴;“皓色生瓯面,堪称雪见羞;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写创作时要用茶水提神。

苏东坡去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处都会留下诗作。他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中写道:“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将“佳茗”比作“佳人”,是苏东坡评茶美学意境的最高体现。后来,人们把他另一首诗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与之匹配成联,出现在众多茶楼。

明清时期,文人邀约喝茶,常常辅以琴棋书画,以营造优美的环境。此时的茶诗更注重朴实无华,注重诗以言志。

郑板桥乃清代著名画家和诗人,他的诗中时有品茶的场景,《谷雨》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画面:

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
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
一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
竹,数笔横皴淡淡山。正好清
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

坐在四月的暖阳下,一边喝着新茶,一边观赏翠竹,再在茶的香气中画几笔青山秀竹,多么美好啊!

漫漫人生,与谁同坐?当我们与书籍相伴为邻时,你就是万绿丛中的一朵花,而世界,才可能成为一座花园。

书为邻

三月某天,阿S发了条朋友圈:《梦故乡》这本书不错,分享给你免费读。那时,我还不知道微信读书为何物,于是好奇地点了进去,从此,爱上了这种读书方式。

微信读书让我不再局限于眼睛的阅读,做家务时,楼下散步时,都可以在文字的海洋里徜徉。《梦故乡》,让我流连于汪曾祺的故乡,移步换景。终于,高邮的美食吸引我在一个七月的夏日去到那个叫“晚饭花”的酒店,在黄酒的微醺里品味先生故里的美食和一朵花的故事。

黄昏时分打开自己的晚饭花,应该是有着一颗玲珑心的吧。这时分,浓郁的芬芳,犹如一个慵懒的女子,美丽着,在暮色里暗自欢喜。那时的某一个刹那,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故乡。原来,汪曾祺那么多故乡的食物篇里,更多的,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习惯,一种乡愁。

当一个人慢慢地不再年轻,会有一些失落;但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柏拉图说过:当身体上的视觉渐渐失去;心灵上的视觉才渐渐灵敏。

梁实秋的《心守一事去生活》,谈植物,谈读书,谈人生的快乐。作者表达他爱花赏花的心境,引用黄山谷的句子:“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不知道做什么,那就读书吧。我知道,一定有一些书能让我度过一些更美的时光,一些如饮醇醪的时光,一些心领神会的时光,一些自得其乐不可与人说的时光;一定有一些书会带我去更好的地方,让我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抛却心中长久的块垒,看见这世间更奇妙更迷人的风景……

昨天翻看阅读记录,不知不觉已经读完41本书,这是今年从3月3日开始的阅读量,最后一本是蒋勋的《蒋勋说宋词》,先生那磁性的嗓音令人着迷。

在我而言,人间第一妙事,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每一本书都会为我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带我领略不同的风光。

海明威说: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世界唯一扛得住岁月消磨的只有才华。

“谁道人生无再少?”苏轼的人生,依然年轻在他留存下来的那些优美的诗词散文中。苏轼的气息,绵延千载,依然清新蓬勃,如定州双槐千年生发的繁枝茂叶,如西湖之中日日美丽优雅的苏堤。

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过的人,经历过的,都会影响你的格局。你的视野有多高,就会获得什么层次的回报。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说:所有命运赐给你的礼物,都暗中标着价格。而读书则是其中最便宜的一种,却可以成就最美丽优雅的你。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突然想到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轩”,那样唯美的一座小亭,面对别有洞天的月洞门,背衬葱翠小山,前临碧波清池,何其幽美。漫漫人生,与谁同坐?当我们与书籍相伴为邻时,你就是万绿丛中的三朵花,而世界,才可能成为一座花园。